水墨與中西樂對碰

【大公報訊】由樂樂國樂團呈獻「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樂對碰」系列，首場「琵琶與誦讀對話」將於本月二十六日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上演。由幾位年輕藝術家彭偉倫（琵琶）、譚樂軒（女高音）與趙月鏞（書法）攜手合作，演繹作曲家梁智軒的新作《弦歌韻》，利用黑盒劇場的投影以書、樂呈現本土年輕藝術家的才華。

聆聽音樂家演奏古曲《霸王卸甲》的同時，有年輕藝術家即場手繪插畫映入眼簾；欣賞聲樂家繞樑高唱的同時，有一幅妙筆生花的插畫在相互輝映；除了以上，還有第三重享受。歌唱家與琵琶演奏家再加一位書法家，在觀眾面前，展示一篇兼具視聽之娛的藝術作品。

此外，彭偉倫及譚樂軒在各自擔綱的曲目中，亦會加插由香港教育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系的學生阮蔚藍及龔盈盈的即席插畫，大家從中可欣賞到兩棵藝術秧苗的天分。

由今年本月起至二〇一六年四月共舉行六天十二場不同主題的「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樂對碰」系列，均以中西器樂旋律與墨跡線條之流動巧妙結合，呈現視聽藝術的深度魅力。

「躍動墨韻——中國水墨與中西樂對碰」系列，首三場門票現已於城市售票網發售：www.urbtix.hk。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八和會館「粵劇新秀演出系列」演期三節目：油麻地戲院今明兩晚七時半上演羅家英執導《琵琶血染漢宮花》。

■精藝曲苑晚上七時十五分於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粵藝聲輝獻知音」粵曲演唱會。

■香港管弦樂團「貝多芬全集」第二場：港樂今明兩晚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田園：貝六與貝七」音樂會。

■香港話劇團今起至本周日，每晚七時四十五分於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安妮・貝克編劇《緣移戲劇班》（Circle Mirror Transformation）。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辦「遷徙——民眾與文化的掙扎」壁畫展覽於石硤尾白田街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5免費開放至本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

馬林斯基上海演《舞姬》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時隔十六年後，享譽世界的馬林斯基劇院基洛夫芭蕾舞團（Mariinsky「Kirov」Ballet，下稱馬林斯基芭蕾舞團）今年再度訪滬，獻演該團原創古典芭蕾舞劇——三幕全版《舞姬》（La Bayadère，又譯《神廟舞孃》）。該舞劇作爲本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閉幕演出，於本月十六、十七（今日）及十八日在上海浦東新區東方藝術中心歌劇廳連演三場，由馬林斯基劇院基洛夫交響樂團（Mariinsky「Kirov」Orchestra，下稱馬林斯基交響樂團）作現場演奏。

空運道具求原汁原味

馬林斯基芭蕾舞團藝術總監法提耶夫（Yuri Fateyev）昨日應邀出席「第十七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閉幕新聞發布會」介紹演出情況，他表示對此次來滬演出非常期待。該劇團幾天前剛結束在北京國家大劇院的演出。遺憾的是，舞團唯一一位亞裔男首席舞者在最後一晚的演出中扭傷了腳踝，不過這並不會影響在上海的演出質量。在國際芭蕾舞界，排演《舞姬》通常分爲三幕及四幕版本。今次在中國的舞台上演繹的是由十九世紀末芭蕾大師佩蒂巴（Marius Petipa，一八一八至一九一〇年）編排，一八七七年首演的三幕《舞姬》，由馬林斯基芭蕾舞團一級獨舞者Kristina Shapran，Elena Yevseyeva，Oxana Skorik等優秀演員聯袂主演。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將以明庫斯（Leon Minkus）譜寫的多首東方風情濃郁的舞曲作現場伴奏。

法提耶夫特別介紹，是次訪華演出爲求原汁原味，劇團專程從俄羅斯空運了排練使用的彈簧地板。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總經理林宏銘告訴記者，所有演出道具昨日凌晨才剛剛從北京全部運抵上海安裝，主辦機構還爲演員和工作人員聘請了數十位翻譯協助工作。記者在綵排現場看到，中方翻譯和雙方的工作人員同台工作；大到燈光的角度，小到道具的擺放點，俄羅斯的專家們一絲不苟，負責安裝的中方工作人員也一邊聆聽翻譯指揮，一邊有條不紊地完成工作。

被譽為芭蕾舞劇經典

舞團除了此次訪華的一百九十四位演職人員外，還有四十位中方群衆演員將參與劇中群舞的場景——這是佩蒂巴在編劇時的特別安排，烘托演出氣氛的同時，也增加了巡演的難度。

▼Ekaterina Kondaurova（右，飾演Nikiya）和Denis Matvienko（飾演Solor）往年演出《舞姬》劇照 Dave Morgan攝

《舞姬》被譽爲古典芭蕾舞劇的經典代表作，故事取材於印度著名詩劇《沙恭達羅》，背景設置在古代印度，主要講述了神廟舞女尼基婭（Nikiya）、武士索羅（Solor）和公主甘扎蒂（Gamzatti）之間的愛恨糾葛。同濟大學芭蕾系主任劉世寧教授在發布會稱，《舞姬》完整運用了芭蕾舞的所有變現手法。

截至發稿時爲止，《舞姬》滬上三場演出門票已售罄。馬林斯基劇院網頁（俄英雙語）：www.mariinsky.ru/en/。

▼三幕全本《舞姬》劇照 Natasha Razina攝

▼《舞姬》取材於印度著名詩劇《沙恭達羅》 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供圖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暴風少年》拍出邊緣少年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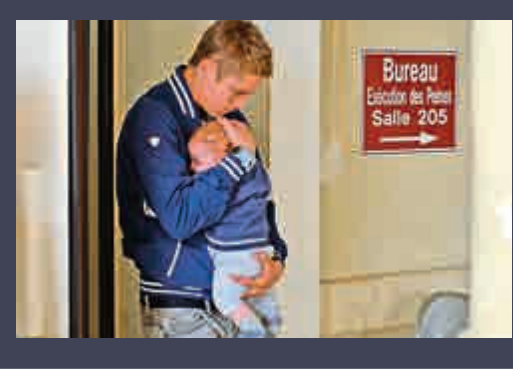
文：曲　飛

▶男主角諾・帕拉度的表現可謂光芒萬丈，筆者認爲他可以透過影片問鼎奧斯卡

▶男主角的母親可以說是整個憂傷故事的起點

◀男輔導員（後，賓諾爾・馬基梅飾）既有男子氣概，同時也有「受傷男人」的特質

▶母子相依爲命，兒子是母親人生中最大的成就



◀男主角最後有了自己的孩子，成爲年輕的父親，尋找到自己的生命曙光

▶邊緣青少年的群戲也十分有說服力

對於拍攝邊緣青少年的題材電影，不同國家的導演的視點都各有不同。例如英國黑色幽默電影《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一九九六年）就是其中一部經典作品。應屆康城影展的開幕電影《暴風少年》（Standing Tall，二〇一五年）就是探討法國青少年問題的社會現象。編導運用細膩的筆觸和強而有力的拍攝手法，呈現出男主角如何對自己愛莫能助的心態。影片在毫不濫情的處理下，讓觀衆了解到只要生命中有愛，就會有無限可能的變化，即使生活常常充滿無力感或無助感，也會發現到它值得走下去的理由。

影片由新鮮出爐康城影后，身兼演員、導演、編劇的法國籍女子艾曼紐・貝歌（Emmanuelle Bercot）執導及聯合編劇。因爲她的舅父是個青少年輔導員。在她小時候的一個暑假，曾到布列塔尼（Brittany）探望當時正在帶領暴風少年夏令營的舅父，而這些參加者當中更有一名是青少年罪犯。出身於生活條件頗佳及健全家庭的艾曼紐・貝歌，看見這些沒有她那麼幸運的年輕人的激烈言行，有很深刻的感受。她對於他們的傲慢無禮、對權威與社會規則的反抗感到好奇，同時也很敬佩她的舅父和其他輔導員對這些青少年的循循善誘，幫助他們返回正軌，教導他們愛己與愛人，自重與重人。於是，她一直想拍攝一部相關題材的電影。結果，她找來瑪西亞・羅曼諾（Marcia Romano）一起編劇，由於她們都曾經就讀法國頂尖電影學府La Fémis，順理成章一拍即合。

循循善誘拯救坎坷少年

劇本以三條故事線的概念組成：輔導員、法官和暴風少年。劇本沒有過分的零碎軼事——這是十分聰明的選擇，因爲如果內容太多零碎的東西，就會失去戲劇張力和焦點。編劇着重描寫教育的過程，把一個法國邊緣少年在返回正軌的路上所遇到的各種幫助他的機構、人、方式都呈現出來，所以片中的所謂暴力場面，都是刻意安排發生在室內，在少年接受輔導的各個場所。同時間，編劇爲劇本注入了一些浪漫元素，例如男主角最後有了自己的孩子，成爲年輕的父親。編劇這樣安排，除出要給主角尋找到自己的生命曙光之外，其實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況下，這些邊緣少年都是因爲愛情而令他們學懂向前走，他們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沒有自尊，不懂得愛與被愛，但是當愛情來到時，卻是苦海浮屠，可以救他們一命。

在拍攝技巧方面，導演再次與攝影師Guillaume Schiffman合作。影片選擇以紀錄片風格來拍攝，因爲她要拍出一種寫實的味道。她明顯不想畫面太過風格化，正因如此，導演要很實在和精煉，燈光要控制得很精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導演不想只拍出故事的社會黑暗面，而是想拍出充滿光明的電影，所以爲這個憂傷的故事加入一些詩意，其中一項重要元素就是在配樂方面着手。現在影片中的配樂主要以古典音樂爲主，導演是想選擇以不同類型的音樂去襯托反叛少年的世界，由於男主角不是典型的邊緣少年，而且他也是個不愛聽音樂的少年，所以導演以古典音樂來反襯出他的苦澀世界，以強烈的對比來引動情感。

至於演員表現方面，飾演男主角的諾・帕拉度（Rod Paradot）表現可謂光芒萬丈，筆者認爲他可以透過影片問鼎奧斯卡。他雖然毫無演出經驗，當初選角總監Elsa Pharaon是在一間職業先修學校找到這位正修讀木工課程的學生。諾・帕拉度擁有一張青澀的面孔，仍然很孩子氣。導演是看準了他可以演繹出角色不是典型的「死飛仔」或道友爛仔，也可以扮演到角色十三至十七歲的年齡層面，這明顯是導演不想找不同年紀的演員來扮演，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無論扮演哪個年紀也有說服力的演員。結果諾・帕拉度被選中了，透過只有兩個月的訓練時間，就能夠演繹出這種內心充滿矛盾和複雜的角色，可謂絕不簡單。

馬基梅演內心戲張力足

另一個焦點演員，無疑是輔導員的賓諾爾・馬基梅（Benoît Magimel），他在二〇〇一年憑《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成爲康城影帝。這次他的表現沒有令筆者失望。他既有男子氣概，同時也有「受傷男人」的特質。而這個輔導員角色最感動觀衆的地方，是他有多次很想放棄男主角，但最後也堅持下去。因爲他曾經覺得自己不會成功，三番四次說他已經很累了，但同時他知道自己不可以被擊倒，因爲他自己也曾經是個邊緣少年，所以很了解這些孩子的心理。他最初對男主角沒有太大的同情和憐憫，就好像有點鐵石心腸，他一直都很冷靜地觀察，但去到某一點，發生了一些事，改變了整個形勢，他就開始改變了對男主角的態度，做了很多心靈上的探索與溝通。這個角色演繹困難在於要觀衆看到他的改變和成長，以及是個勇敢而同時又曾受過傷害的人。

而這類型的劇本，另一個最難處理的角色，一定是男主角的母親。因爲她可以說是整個憂傷故事的起點。現在男主角的母親是一位吸毒者，兩名兒子的母親。這角色非常複雜，她是個很粗糙的人物，同時又時常想哄騙別人，有很多不同內心層面，是個很硬頸的人，同時也很眞誠，有時有點古怪。最能表達到這個角色的一幕，是她在獄中探望兒子時，拒絕把電話號碼給她的兒子，觀衆會認爲她的思維模式和不負責任，她跟兒子的說話方式，似是只想當他的普通朋友。但是，最後她對兒子說：「好啦，我把電話號碼給你，但你不要打給我。」表面上她根本不是一個媽媽。但當兒子轉身離開返回監房，她又鬱鬱地說：「連拜拜也沒有一句！」這一幕交代了一切，她和兒子是相依爲命的，他是她人生中最大的成就，即使她是個失敗的母親，對她來說他仍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她的愛是失調失衡的，但她是愛他的。

編者按：《暴風少年》將於本月十九日上映。片長：一百一十九分鐘，級別：第Ⅲ級